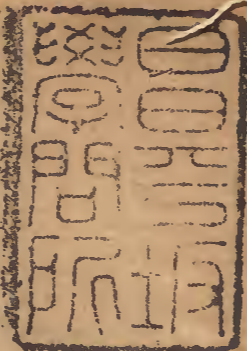


後漢書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	八	二	三	二
五	五	四	二	九

自五十二
至五十六

內閣文庫		
類	冊	函
五	二	二
五	一	九
八	〇	九
五	〇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85
冊數	20(12)	
函號	279	64



平緩 孫寔

後漢書五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

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史燕刺王曰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割反生子

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呂明經

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前書董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戰陳不訪儒士論語云

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投劾自劾有過不合應舉莽嫌諸

不附已者多呂法中傷之時篆兄發呂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

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呂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

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呂篆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篆不得已

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

政而淫於原野用寒泥伯明氏之讓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泥
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惡詐偽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
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

不行縣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班布所至

之縣獄犴填滿犴音岸前書音義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

牢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

廷初政州牧峻刻初政謂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

悔乎篆曰邾文公不曰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邾文公卜遷

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

自曰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

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曰官悼名慰志

其辭曰嘉昔人之邁辰兮邁遇也美伊傅之選時伊尹于湯傳說遇高宗爾

應規矩之淑質兮逼班倅而裁之公論班魯人也倅倅時為共工之

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準繩也爨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何天衢於盛世

兮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良為手手豈修

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造成也丁漢氏之中微

氛霓鬱兮橫厲兮義和忽曰潛暉氛祲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

賦辭

班布

春令

左傳

伊尹

鄭玄

班布

春令

左傳

伊尹

鄭玄

班布

春令

左傳

伊尹

鄭玄

班布

春令

左傳

伊尹

鄭玄

班布

春令

左傳

伊尹

鄭玄

班布

春令

左傳

伊尹

介也我生謂母也藏滅也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遂

為真曰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良東北之位謂象為千乘太守也恨遭閉而不隱兮違

石門之高蹤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揚蛾眉於復關兮

犯孔戒之冶容楚辭曰衆女皆妒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詩曰從之

賢人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復猶也悠輕舉曰遠遜兮託峻

峴曰幽處峻峴謂山也峴音魚委反蟬潛思於至蹟兮騁六經之奧府蹟深也皇再命

而紹郵兮乃云眷乎建武皇天也紹繼也郵憂也言天憂郵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武也運機槍曰電埽兮

清六合之士宇機槍也聖德湧曰橫被兮黎庶愷曰鼓舞闢四門曰博

延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收謂為幽州刺史所舉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貴

乎鄙考貴飾也易曰束帛遂懸車曰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算春之

成服兮闔衡門曰埽軌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聊優游曰永日兮守

性命曰盡齒齒年也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象生毅曰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

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曰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

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曰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曰答

焉華嶠書曰駟譏揚雄以為范蔡鄉衍之徒乘譽相傾詎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貴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改之也其辭

曰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曰出順陰

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

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

經服膺道術韞匣也積也論語曰有美玉韞積而藏諸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

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就營度之窮至蹟於幽微測潛

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就營度之窮至蹟於幽微測潛

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就營度之窮至蹟於幽微測潛

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就營度之窮至蹟於幽微測潛

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就營度之窮至蹟於幽微測潛

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就營度之窮至蹟於幽微測潛

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就營度之窮至蹟於幽微測潛

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就營度之窮至蹟於幽微測潛

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就營度之窮至蹟於幽微測潛

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呂讚已

退不黷於庸人讚猶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

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

塵故言道于時太上運天德曰君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貴從凡

易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臨雍泮曰恢儒疏軒冕曰崇賢

天子辟雍諸侯饋官壁雍者環之以水圓而如璧也頓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率惇德曰厲忠孝揚茂化曰砥

仁義砥礪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鑄鄒於明智吳越春秋曰于將吳人也造二劍一名也于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苑曰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

立斷所以尚驥驪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絲毫猶能架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

材也之笑不曰此時攀台階闕紫闥三公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

而咫尺未發八寸為咫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猶逸

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蝨孟子曰汚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作胡為

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曰世路不知其跌

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謂音皇編云緒帝紀

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

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合違高辛氏帝學也道無常稽與時

張弛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君子通變

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盥

耳而山棲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滄澤之中竟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為汚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

及高士傳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饑說苑曰木皮食木實韞詩外傳曰焦棄其蔬而立稿死於洛濱也

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或冒詢

曰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舉功勳音據或曰役

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說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漆護此道說督而隱代胥靡

築之曰供食事見尚書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或曰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

後漢書卷之九十一

干周西伯伯將出獵下之日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

流方音云纒盛多也音奴董反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尚書曰下人昏墊孔安國曰昏

手援世之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昔堯含感

而舉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臯陶大

定天結不解而陳平權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

將鏤玄珪冊顯功珪玉也詩含神霧曰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

褰裳濡足冠挂不顧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為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人溺不拯

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曰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

曰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曰皇質雕曰唐文孔子曰

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眾異齊品類之萬殊

參差同量坏冶一陶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凝成

家家有呂樂和人人有呂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

曆一曰教典二曰禮典三曰政典四曰刑典五曰事典六曰禮典夫廣廈成而茂木暢

遠求存而良馬繫廣廈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陰事終而

水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牛女虛危室壁也月場

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心為大火詩爾風曰七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

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

伐尋抱不為之稀莪拱把不為之數八尺曰尋莪植也兩手曰悠悠罔極

之為若也煩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之義為刑書

之義為刑書

之義為刑書

之義為刑書

之義為刑書

之義為刑書

之義為刑書

之義為刑書

之義為刑書

亦各有得德怨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

學也彼衆人也論語曰用故進動曰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

復靜曰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

欲仕也恥夸毗曰求舉恭善為進退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

寶也暴智耀世因曰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

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先人有則而我弗

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枉曲也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

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

德勤百畝之不耘尚書曰穡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繫余馬

曰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昔孔子起威於谷口解見陳

晏嬰發勇於崔杼行傳曹劌舉節於柯盟曹劌魯大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

下嚴克捷於疆禦新

范蠡錯執於會稽錯置也音七故反執謂謀略也史記曰吳王敗越

伍員樹功於柏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

唐且華顛曰悟秦唐且即唐雎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求救

甘羅童子而報趙甘羅下蔡人甘或孫也年十二事

原衰見廉於壺飡昔趙衰為原

包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

唐且華顛曰悟秦

甘羅童子而報趙

原衰見廉於壺飡

包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

唐且華顛曰悟秦

甘羅童子而報趙

原衰見廉於壺飡

包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

袁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
以委食從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胡殿反
宣孟收德於束脯呂覽曰昔趙宣孟將

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
與汝乃復與札結信於丘木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

與滿二束吳札結信於丘木知之為使上國木獻泊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

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

禮門之女國人不知其亂焉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聞居婦

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

禮巡狩方獄駟上四巡頌呂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案駟集

卿察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有東西

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

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不禮焉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

其矐矐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駟由此候憲憲屣屣迎門

言怨也履音山滿反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

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出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

諫曰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台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

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曰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誠之曰

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

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

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

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是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

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

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為卿雲之歌曰豈

可不庶幾夙夜日永眾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元舅周公邵公

皆輔佐謂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自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昔馮野王呂外

戚居位稱為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野王為左馮翊師

史大夫缺上使尚晉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衛

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

陰尉光同母弟與也以武昭親幸焉

鄭氏之宗非不尊也

史丹封

鄭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升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為武陽侯封東海鄭之武彊聚以舊恩見褒賞賜累千金 陽侯之

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

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欣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

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

其所曰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曰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

身四人而已

外家當為后家也二十者謂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寶呈戶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陵皇后竝廢

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了商下獄死

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白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也四人者 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寶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曰淳淑守道成名先日

寶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

安豐曰佐命著德顯自中興

寶融封為安豐侯 內曰忠誠自固外曰

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

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

道家所戒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 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

丁曰富貴而大之道也

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

諸几杖刻諸盤杆

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無苟休人無容暴子曰克勞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珠之盤而杆亦垂也

于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

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

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

惟駟曰處士年少擢在其

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

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

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

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為長

岑長

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 駟自曰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

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

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

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

賈逵質正大義達善待之瑗因

雷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

六日七分

解見郎 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初瑗

諸儒宗之與扶

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初瑗

風馬融南陽張

衡篤相友好初瑗

衡篤相友好初

瑗

瑗

兄章為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呂事繫東郡發干獄發干縣之獄也獄掾善為禮瑗問考訊時輒問呂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為度遼將軍鄒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闡顯府時闡太后稱制顯人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呂北鄉侯為嗣瑗呂侯立不呂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呂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呂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呂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會分

功之時

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禪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

猶豫未敢從會

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闡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為之證第但也司馬相如曰第如臨叩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呂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呂疾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八使見周舉傳呂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呂生及其終也歸精

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贈贈之物羊豕之
 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
 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
 悔祈草書執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
 為文者皆自曰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
 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
 聞之怒救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
 公竝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曰郡舉
 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
 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確堅正也音曰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曰
 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

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呂興伊箕作訓而殷
 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
 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寔
 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音他沒反快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
 耳蔽箴誨厭偽忽真厭飲姦偽輕忽至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疎遠之臣言曰賤廢是曰王綱縱
 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悲夫自漢興呂來三百五十
 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
 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
 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綻音直竟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綴請補綻柱音陟去反隨形裁割要措斯世
 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智權謂變也適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
 差各有云設不彊人己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

蓋孔子對葉公曰來遠哀公曰臨人景公曰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是曰

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

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高邑作書三篇以告之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為周穆王訓俗人拘文

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

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倚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

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所為耳苟云率由舊章

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如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曰破其義寡不勝

眾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曰排於絳灌屈

子之所曰慮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楚三閭大夫上官斬尚妒吾其能憂愁憤懣遂作

夫曰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

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今既不能純法入世故宜參曰

霸政八世謂三十九帝也則宜重賞深罰曰御之明著法術曰檢之自非

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曰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

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

如密靜也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

政卒曰墮損墮讀曰墮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

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

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亦權變之道也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曰為結繩

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曰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

契于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夫熊經鳥伸雖

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

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

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呂德教除殘是呂梁肉理疾也呂刑罰理平是呂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呂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刀和馬心故曰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也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不反皇路大路也方將拊勒鞅駟呂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拊以木銜其口也拊音巨炎反勒馬轡駟車轅鞅猶束也說文曰鑾設於鑣和設於馭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節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徒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以上並見前書刑法志呂此言之文帝乃

政績

重刑非輕之也呂嚴致平非呂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式法也盪亾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祕百為夫九夫為井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絰練縵之具呂教之民得呂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絰織也者孔安國論語注曰縵枲也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而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最為第一呂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呂故吏

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化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
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
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曰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
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曰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
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家瑩立碑頌廣雅曰剽割也音匹妙反一作標葬訖資產竭盡因
窮困曰酷釀販鬻為業時人多曰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
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
無呂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鴻
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
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
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傅母也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

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
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
小靳可至千萬靳謂削也物或作鄂說文曰鄂引為價也音一建反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
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至也或作株根本也烈於是聲譽
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
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
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
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鷩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搥而走
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為卒武作孔卒者誤也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
宋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曾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曾更有子曰舜警也欲使之不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為西河
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曰是收烈付郡獄錮之

銀鑄鐵鎖說文曰銀鑄鐵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鑄其頸銀音郎鑄音當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催

入長安為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呂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駟瑗雖先盡

心於貴戚而能終之呂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

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贊呂結好儀禮曰七相見之禮贊多用雉夏用册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屬乾昭音集由此知

名杜喬之効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

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衍彫龍與劉向別錄曰言邪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建新恥潔

摧志末容承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

離冤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崔駟列傳第四十一終

後漢書五十二

後漢書五十二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後漢書五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孔子稱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然用

舍之端君子之所已存其誠也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故其行也則濡

足蒙垢出身已効時新序曰申屠秋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及

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臠實已迷國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

迷其邦可謂仁乎太原閔仲叔也高承書曰閔貴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己弗

及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已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

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

喜懼皆去已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

仲叔食無菜蔬之生蒜仲叔曰我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

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

喜懼皆去已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

仲叔食無菜蔬之生蒜仲叔曰我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

辭出投効而去

案非曰効自投其効狀而去也後猶下也今有投辭投効之言也

復曰博士徵不至客居安

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曰口腹累安邑

邪遂去客沛曰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修清節資

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曰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

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曰

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

先帝秉德曰惠下故臣可不來驃騎執法曰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

不至後月餘罷歸卒于家相帝時安陽人魏相字仲英亦數被徵

其鄉人勸之行相曰夫干祿求進所曰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

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相乃慨然嘆曰使相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

若性特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

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

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夫然

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曰成其道焉

詭達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已也余故列

其風流區而載之

言其清潔之風各有除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

燕見獨行篇周燮傳燮生而欽頤

折頰醜狀駭人

頤頤也欽頤曲頤也說文曰頰鼻也折曲也欽音丘凡反欽或作頰音同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

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

伏羲牛首女媧蛇軀皋陶鳥喙孔子牛唇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頰頤燮頰與我宗者乃此

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讓

髫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髫男用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

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

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

山脊曰岡

下有陂田常肆勤曰自給

肆陳也非身

所耕漁則不食也

鄉黨宗族希得見者

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侍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

其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曰疾辭延光二年安帝曰玄纁羔幣

聘受聘就羔羊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及南陽馮良

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已為國自先

世已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處

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國公夏黃公用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已滑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夫修道者度其時

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

送敬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猶送其所致之禮也詔書

告二郡歲呂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不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斯役斯役所賦也因壞車殺

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

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

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已為儀

表變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世貧賤父為牛

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

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表閱一作閱所未及

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回也閱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

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

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己為不及既覩

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查黃生及蕃

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

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閱不

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已問林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儼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表奉高車不停軌登

不礙從叔度乃溺信宿也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閑字也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

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誓到京師而還竟無汎音範濫音濫

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

此吝此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為疵作此者古字通也將曰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

無能名馬余曾祖穆侯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諡曰穆侯汪生齊齊生秦秦生驩巨為憲噴然其處順易繫辭曰坤順

然示人簡矣廣雅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淺深莫臻其分清濁

未議其方廣雅曰方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嘗著論

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穉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

官算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聞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已相遠道無拾遺四祭孝廉五辟幸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

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曰禮

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

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熹二年尚

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

所由也左傳曰晉二郟害伯宗諸而殺之及樂弗忌韓獻子曰郟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亡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

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闓闓見袁安傳謝承書

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相帝乃曰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闓章

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闓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

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泉中不扶自直也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

曰闓少修志節矯俗高厲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三輔冠族著少修節操詩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如角之特立也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

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

告姓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隸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

酒畢雷謂則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

去不見喪主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沐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

遑寧處顛什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

云平生芻一束其人如玉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雖薄安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巨堪

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

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瘵嘔血發病服闕隱居林數躬耕稼穡勸則誦太守華歆

禮請相見固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漢末寇賊縱橫皆

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

穉

穉

穉

穉

穉

穉

穉

穉

穉

穉

穉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間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

酷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勵妻丁恭奉

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

士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焉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世名族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與

二弟仲海季江俱曰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

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曰係嗣

弟同破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當立乃遁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

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

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

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盜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弟弟肱謂盜曰弟

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戲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妄相殺犯棄物而去車中尚

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弟但掠

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曰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他辭終不

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

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曰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

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曰被韜面韜面也言感

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

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曰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

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已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

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曰玄纁

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

州界中賁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

嘉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畱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畱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

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玉為

之報讐緱姓殺夫氏之黨吏執玉曰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為從父報讐殺夫之

從兄李士姑執玉以告吏也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

曰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

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讞請也鄉人稱美之家貧傭

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

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

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不為窮達易節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之於邕曰齒則長曰德

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于樹不顧盼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

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曰身託蟠蟠

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

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

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

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曰子

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孝反因振手而去不復

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

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曰下皆折節下之許謂橫議是非也許或作許也太學生爭慕

其風曰為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者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首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

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馬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居二年滂

等果懼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

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

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

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

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曰手筆設几杖之

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

時則未也今穎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

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

也謂巢穴名也巢棲謂巢穴也說文薇似藿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歌謂

楚往楚與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也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

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

意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人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蟠不荅守平五年復與爽玄及穎川韓融融字

元長韶之子也見紹傳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

紀等復俱公車徵

續漢志曰徵吏為空融為尚書紀為特

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蟠笑而

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

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

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

德也貞期對偶也

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

選棲豈若蒙穢

蒙穢謂仕亂朝

懷悽碩人

陵阿窮退

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口考槃在阿

也適飢也適音苦戈反

韜伏明姿甘

心

懷

埋沈也懷猶翳也

後漢書五十三

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二

後漢書五十三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五十四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

鷦巢所搏墮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

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車

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倚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

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

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相郁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

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

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郡禮命不絕少孤貧獨與母居設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蔬

者震雖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

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

集講堂前

冠音貫即鵲雀也鱸音善鱸子云鱸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鱸字皆作鱸然則鱸鱸古字通也鱸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昨鱸卿大夫之服象

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川然反之
有鱣能勝二三丈乎此為明也

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

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

鄧騰聞其賢而辟之梁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

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

懷金十斤曰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

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

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

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曰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

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曰實震舉薦明經

名士陳雷楊倫等倫仲相謝承書曰薦楊倫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

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係

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

聞政曰得賢為本理曰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曰唐虞

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曰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

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順而謹亂而敬擾而嬖倖充

庭論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

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心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

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

書誠牝雞牡鳴牝雞也牡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哲婦喪國成城哲婦傾城昔

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

曰為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莊公殺母弟段稱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

為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家八卦六二爻辭也鄭玄

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自道也爻體離又五體坎火位在言婦人不得

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往來令恩德

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絕婉變之私割不忍之心

其詩曰婉兮變兮季女留神革其詩曰婉兮變兮季女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

鳴之嘆詩小雅序曰鶴鳴朝無小其詩曰鶴鳴于九臯

明之誨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大東不興於今其詩曰大東刺

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曰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

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欽瓌遂曰為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

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曰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

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

天子專封封有功諸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瓌無他功行但曰配阿母

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何篡也天子專封封有功諸瓌無他功行但曰配阿母

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

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

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

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

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

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

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

詔遣使者太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

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

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

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

疏文

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一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承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臧錮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誨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

源文

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倚邪也杜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而已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誨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辭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呂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已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漢書卷五十四

四

獄結已罔上不道震夜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諫鼓謗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益而入迪哲厥或所曰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

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

全騰之命呂誘芻蕘輿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

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

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

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用怨對對怨也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騭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

便時太學且於太學廷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

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

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慷慨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

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已雜木為棺布

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醜而卒時年七十餘弘

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畱停震喪露

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說文

關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禮

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

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露地葬畢乃飛去郡曰狀上續漢書

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飲頭淚出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

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

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

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繆上天降威災眚屢作

爾上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呂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呂滅死論

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郡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相帝對曰陛下之於相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重宜為強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人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反催催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催督天子繇與尚書同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曰為能世其家敷早卒

子眾亦傳先業官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

追前功封務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震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

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呂廉潔稱相帝即位呂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

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重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左傳閔子騫之詞天不言語只災異譴告是已孔子述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鑿旗車也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王假

則鑿旗不駕

故詩稱自郊徂宮

易曰王假

則鑿旗不駕

有廟致孝享也萃卦辭也假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齊莊公如

所殺況曰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降亂尊卑等

威無序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賈有常尊賤有等威也侍衛守空宮紘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

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直坐謀反誅宣子章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

帝下悔靡及奕世受恩奕猶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曰薄學充在講勸特

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

納并曰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乘勸講帷

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

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曰諫受罪秉爭

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雅志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應齋錢百餘萬就以餉秉閉門距絕不受其

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匡臧罪

為刺史第五種所劾寤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

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

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邾庶其

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皆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

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愆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

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作左校曰久旱救出會

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

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

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

著隱居行義曰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

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夫明王之世

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

屬喻曰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

司守夜而今狼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
 曰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
 國家飲食極肴饎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呂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
 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相國後富於王室尚猶加也
 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幾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呂為不宜復
 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歟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
 中之難春秋書之呂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歟之父爭田弗勝及
 邴位乃帥而刑之而使歟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駟乘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歟以扑扶職怒歟曰人每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
 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益鄭詹來而
 國亂四佞放而眾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
 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為後敗四佞即四凶也呂此觀之
 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界有虎界與也詩小雅曰取
 彼許人投界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
 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召秉掾
 屬問之公府外職而
 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呂晉陽之甲

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
 寅士古射易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除君之惡唯方是視左傳
 曰晉

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
 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

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見官而削瑗國每朝廷
 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

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
 娶所在曰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

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
 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
 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呂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

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相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
 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在崇光殿北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

年青蛇見御坐帝曰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

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

疾三日憂四曰貧五日惡六曰弱並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

雖未形顏色而五星巨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巨此而觀天之與

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

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

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洪範五行傳曰故春秋兩蛇鬪

於鄭門昭公殆呂女敗雍亂之難離中內蛇死是時傳收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

恩施惠巨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不覺果殺於傅取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

夫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始以女子敗矣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音義曰后夫人難

所開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事見後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巨之自

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巨之自洪範曰湯自我桀後大

針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行邪說夫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

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抑皇甫之權割豔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二年代表唐珍

為司空呂災異免復拜光祿大景公時焚惑

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巨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眾也是巨唐虞

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皇極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明慎

庶官俊又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北山言操其祀借借士又聞數微行出幸

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階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

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政事日墮許規大

政事日墮許規大

三足鼎視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昌邪宮室榮邪文謂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口

行邪說夫而天大雨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

而天大雨止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抑皇甫之權割豔

抑皇甫之權割豔皆后之黨用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二年代表唐珍

二年代表唐珍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

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司主也是巨唐虞

是巨唐虞牧養也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明慎

周文日昃不暇於日中昃弗違暇食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言操其祀借借士又聞數微行出幸

又聞數微行出幸天不均我從事獨賢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

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梁樂也詩云繁于遊田書政事日墮許規大

後漢書卷之四

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

一祖高祖光武也 追慕五宗之美蹤

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

而欲巨望太平

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御行而求及

前人也

孫卿子曰猶立柱木而求其影之

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

存則無以異乎却行

宜絕慢傲之戲念

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買魚之

次

板謂謂書也易割封曰買魚以富人寵

無

令醜女有四殆之歎

劉向列女傳曰鍾

之言王者御宮人如買魚之有次序也 無

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項小髮折腰凸胸

囊避咎

括結也易曰括

謹自手書密

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

洛陽記曰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人金商門崇德署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 使中

常侍曹節王甫問曰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

讀引再傳才賞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

少子乞還女婿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

感妾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戚為弘農太守又屬少子

朱游欲得尚方斬

馬劍曰理之固其宜也

宋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

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

廷大臣不能臣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後臣一人頭以厲其

世見寵無巨報國狼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

得神巨昌或得神巨亡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滎陽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

鑿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

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煉者也

韓詩序曰蝮煉刺奔女也蝮煉在東莫之敢指詩

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巨色親

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

敢指婦音帝煉音東

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巨

邪氣也陰無德以好

色得親幸於陽也

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執矣案春秋識曰天投蜺

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雅鉤曰白虹貫牛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今妾媵嬖人闞尹之徒共專

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巨蟲篆小技見

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兜曰都

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已便辟之性佞

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缺畝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

履今雜處詩曰高履今雜處詩曰高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之誠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表誠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難女之詞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

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

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斥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

也臣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畱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眾變可

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

盡其悽悽之心哉悽悽猶勸勸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

朔方賜呂師傳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邵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呂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呂修

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

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呂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呂為苑囿壞沃衍預

後漢書

預

預

預

預

預

注左傳曰衍沃
乎美之地也
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係赤子之義

書曰若係赤子
唯人其康乂也
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
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各有半樂苑上林苑相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

可已逞情意順四節也
宜惟夏禹卑宮
孔子曰禹惡衣服卑

太宗露臺之意
文帝欲作露臺十家之產也
金帝曰百金中人
巨慰下民之

勞書奏帝欲止巨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

百里人巨為小齊宣五里人巨為大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為大何

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巨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

一襲
水單復其曰襲
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
金錯以金開錯其文
五年冬復

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巨

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巨誑耀百姓天下繼

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

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

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巨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

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
孫子曰未戰而廟勝

得算多也未戰而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謂所論事留中禁中未施用之
後帝徙南

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籍錄
籍所注之籍錄
乃感悟下詔

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
臨晉縣屬焉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
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

張濟
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
並入侍講自巨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

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巨

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困不與焉蓋吝之也
吝恥也殷盛也

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生名山川稷降種
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者蓋
之

九月復代張溫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

器祿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

九德純備

挺生也九德即皇陶漢九德

三葉宰相輔國

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謂大雅曰

文王初載毛萇注云職也

遂階成勲呂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

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荅

禮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禮

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

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

前書張禹為丞相以老罷就第

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

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

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

續漢書輕車古之戰

車也同朱輪輿不巾不蓋備牙

前後部鼓吹又

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

送至舊坐

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轡不班輪鹿文飛軫九旒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劍持節載為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皆帶劍車道王簿主記

兩車為從也

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禮暮而小祥又其漸即吉也

注云祥吉也言

彪字文先少傳

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

曰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

華嶠書曰議郎植蔡邕等

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

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椎官財物七千餘萬

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椎

解見靈帝紀

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

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

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

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曰違其難也乃大會公卿議曰

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

徙都長安呂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

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肯相也遷都于毫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實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遷也昔

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今天下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

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如虞粥之沸也

石

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曰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巨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巨災異奏之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人關轉少府太常巨病免復為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為司空巨地震免復拜太常與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

寇盜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謙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巨疾罷時表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巨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巨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眾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况巨表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綬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劬於紳也或作搢者淺赤言帶之所已瞻仰明公者巨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字文子謂晉韓宣子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

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呂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擊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操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曹書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加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忌修曰

呂表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鄙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呂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賔禮黃帝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各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呂賓客之禮年八十四

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表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表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表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君也誠呂負荷之寄不可已虛冒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

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呂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載重也

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章平方之茂矣章賢平當父子並相

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為國住臣也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澤

彪誠匪忒忒差也修雖才子渝我淳則渝變也

列傳

卷之

後漢書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

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百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

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

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

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百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

王委謂委輪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相帝弟蠡吾侯悝

為勃海王奉鴻祀悝蠡吾侯孫也延熹八年悝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

帝不忍乃貶為瘠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

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

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懼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

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璆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懼交通也王甫司

察曰為有姦密告司隸夜尉段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

獄名屬黃門署則書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懼大逆不道遂詔

冀州刺史收懼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

懼懼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

相曰下曰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懼立二十五年國除眾庶莫不憐

之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曰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師無子國

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曰文帝時為中尉以代邸

功封壯武族父揚曰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

外祖母也馬后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

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

皇太子徵揚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

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曰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

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北陽主東海王嬪女外令兄弟求其纖過

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之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遮得貴人書云

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曰菟為厭勝之術日

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

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

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

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曰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

乎左傳衛石碏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

后承訓懷祗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禮儀

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若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已肇為皇太

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

其事傳讀乃載送具室三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

之勅掖庭令葬于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

繫之揚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

已免罪揚矢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

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

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

常共議私事後慶已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

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

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

鄭眾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

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物其第又賜中傳已下至左

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傳官名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

所已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己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

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已

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

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

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

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

右已為沒齒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

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後蓋遲葬

皆為郎十五年有司已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

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

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夢

莪凱風之哀

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不父母生我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

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典且復須留

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充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

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

不舉之狀慶曰訢曰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

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曰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

血數升因已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

史賜付物皆取乘輿上御曰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

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

員掌奉王使至京師

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

管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事見孫卿子也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垂拱言無為也書曰垂拱仰恃

尚既曰薄祐早離顧復屬遭

大憂

屬近也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焚焚夙夜

屏營未知所立焚焚孤特也屏營彷彿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

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

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曰殤帝襁抱遠慮不虞

襁以緇帛為之即今之小兒襁也

音必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

字大娥犍為人也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

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

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傳母曰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

妹皆卒葬于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

曰清河埤薄埤音柳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

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

臣國上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日

目尚能言視冒昧于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

馬

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

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彌尊贈以殊禮升龍旒頭管輅龍旂虎賁百人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

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

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

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

恭王龍即千乘王仇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

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

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仄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左傳季相子曰甚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

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

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

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典兵車

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曰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書八

封文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久其為濮陽長

公主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餘七子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

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揚為當陽穆侯當陽今荆州也楊四子皆為

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

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

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曰寶嫡舅寵遇甚

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冲帝崩徵

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

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

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

騰說梁冀不聽遂立相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
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
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
蒜紀傳不同曰當
立王為天子嵩為公嵩不聽罵之文因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
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
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
陵王安平王德河
開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
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
靈帝曰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
十一年已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
庭壽曰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

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
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
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
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
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
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
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釐音
儻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
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
濟北王次已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
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聞已來二十八日自諸國有憂
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
道德明之使競為善也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也永長也孝子之
行無有匱竭長賜與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

千戶廣其土宇已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

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曰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延平元年就

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

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

薨子惠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曰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

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

景時不為禮時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

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

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曰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囚捕

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上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

遂為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

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

咳嗣咳立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為宗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音翼美儀容故曰為平原懷王

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畱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

京等譖鄧騭兄弟及儀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闕覲神器懷

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

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曰封翼順帝從之翼卒

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

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

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壘

綬祠曰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畱博陵奉

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呂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濟亭侯淑曰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為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負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曰太牢常曰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八陽懷王也曰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曰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子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曰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

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相靈承

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金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

振子係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首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

贊曰章振不日本外流振實對於終受心惠千西間之顯而顯平
冀室風其苗裔古人之言言哉

平京王繼味帝是千也平不嫌世乃少官廉幾平元平桂立八
千國制張并馳也

平京王繼味帝是千也平不嫌世乃少官廉幾平元平桂立八
千國制張并馳也

平京王繼味帝是千也平不嫌世乃少官廉幾平元平桂立八
千國制張并馳也

平京王繼味帝是千也平不嫌世乃少官廉幾平元平桂立八
千國制張并馳也

平京王繼味帝是千也平不嫌世乃少官廉幾平元平桂立八
千國制張并馳也

平京王繼味帝是千也平不嫌世乃少官廉幾平元平桂立八
千國制張并馳也

平京王繼味帝是千也平不嫌世乃少官廉幾平元平桂立八
千國制張并馳也

平京王繼味帝是千也平不嫌世乃少官廉幾平元平桂立八
千國制張并馳也

此段經齊類編太子篇類編
上疏文

張王稱陳列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著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封留
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
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明之子彭城王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
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言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時

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相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
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克造構讒逆至今戾園

與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克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
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
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
祠故曰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建及也太子死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建及也太子死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

孤茂上書訟太子寃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
恩子官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事目前書

未見保傳九德之義尚書舉陶陳九德曰寬而懷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剛而塞強而諒也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已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已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已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于綱

經類編卷之六前明異

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已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已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已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為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犯罪者舉馬之上墨綬之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各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富路安問狐狸前書京兆督郵候文之辭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已芻蕘之資居阿

經類編卷之六前明異

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

膏曰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已害忠良誠天威所

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

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曰勿陽謂蓋書御京師震竦也時冀

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

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

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已綱為廣陵太守因欲已事中之前遣

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

嬰壘已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

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

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

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已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已爵祿相榮不

願已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

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

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此皆用性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

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

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

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

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曰天地誓之已日月嬰

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而縛歸降綱乃單

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

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

功當封梁冀過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畱

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

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務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緣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績為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為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畱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鉢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已賢見引不宜退曰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_重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

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為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曰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真不作苟見不為苟得但曰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詰理訴寃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請廷尉詔獄主簿織微感樂輒引分決是曰舊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去也織微感樂輒引分決是曰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辭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六人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曰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

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表益解其過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

郎中表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有力也

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

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

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

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

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

位五年曰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外薦仁人之情也

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

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即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助必有功功多賞厚其利甚博

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曰不為為難乎

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上同折枝之易

而不能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

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王曰

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強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

吾者以及人之老幼幸勿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

枝若今之按舉也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

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

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然則立德者曰幽陋好遺顯登者曰貴塗易引故晨門有

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柱下無朱

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書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

暢字叔茂少曰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

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齊王喜徵拜司隸校尉轉

漁陽太守所在曰嚴明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相帝

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

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

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毀穢者

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已上

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

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

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夫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喜音

傳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干炭之上使有罪緣焉

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伯獻洛西高祖鑿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

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

安上書請沒官為婢以贖文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

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

信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教化大行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枯潛澤前書

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

聞遠臣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

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

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

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已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

愚曰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

者遠論語子夏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虞芮入境讓心

自生史記曰文王為西伯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

行郡中豪族多已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已矯其敝

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

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通下也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

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無乃

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

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

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六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教為楚相且

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人也夫曰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

無失聞伯夷之風者貧夫廉懦夫有立志孟雖曰不德敢慕遺烈後

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曰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

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榮曰文才知名榮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

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在門側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

不如也太祖辟榮為丞相後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聊能聞記

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誤大觀人圍碁榮為覆之碁者不信

以肥蓋之更以它局為之一訣一首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

萬父卒嵩悉已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

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謀名知人右知人之名也歆謂

之曰今當舉六老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曰

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謀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

曰為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廼洛

陽史邪謀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

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

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

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曰

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

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

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承

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

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

侍來無詔信何巨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

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

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高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

建光元年夏也太子冲帝也
經前類編李篇所載

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首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菽叩

焚諸國音側自前刺史朱輔等遂絕焉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

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音獻采蕪音高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

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焉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

自稱天王音或焉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

之傳逮焉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焉承之

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起處處未

絕焉承已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

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偽辭梁太后省奏乃赦焉承罪免官而已後

梁州羌動已焉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

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焉復留一年遷

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焉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

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

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

舉焉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

并涼二州桓帝擢焉爲度遼將軍焉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

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

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焉乃

去烽燧除候望書舉烽夜燔燧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

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

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焉卒舉國傷惜單于每人朝賀望

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

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

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樂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傳公五年城德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誅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諡誄也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被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曰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巳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

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滎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曰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曰身徇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曰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觀在長安西十五里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豐廣漢太守

尾 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縣郡縣也時魏郡

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搃督郵欲令逐球球也督

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

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

等群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

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

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

掾史白遣家游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

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

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

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

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

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已

上遷南陽太守已糾舉豪右為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

家復拜廷尉喜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

反為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已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

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

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豈宜已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己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

之妃妾祔於受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

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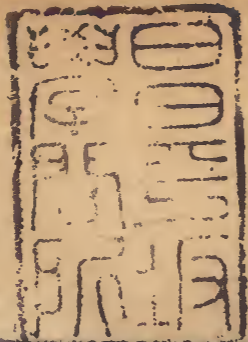
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

時定怪公卿已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已盛德良家母臨天下

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駭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段頗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寬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曰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曰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曰李夫人配食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請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

棄不可曰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為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曰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曰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曰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曰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曰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和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大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曰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曰次收節



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曰正直
 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郤郤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存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郤許
 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鄭璜之女璜用事官中所謂程大人也節
 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曰球謀告節節因共白
 帝曰郤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制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
 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
 怒策免郤郤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
 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
 官瑀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刺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
 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
 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
 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
 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

元龍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卧卧百人
 校上同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八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和為廷尉龔糾便佞巨直為眚眚過也二子過
 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陽堙井種公自微臨官巨威陳球專議相思同
 歸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